

苏教版语文教材“活动体验”课程设计述评

毛刚飞

(宁波鄞州中学, 浙江 宁波 315101)

摘要:从教材编制和教学实践两方面对苏教版语文教材“活动体验课”提出:在教材编制中存在着选文不当、概念模糊、知识缺席三个问题;针对不同人对“活动”的理解,笔者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并结合相关的案例作了剖析;结合《美国语文》相关活动课程的设计,指出了活动课教材编制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键词:苏教版;语文教材;活动体验;教材编制

中图分类号: G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627(2011)04-0051-04

苏教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实验教科书一改过去人教版以文章体裁或能力体系组元的特点,以主题进行组元,这种组元方式有助于更好地弘扬语文教学的人文性。每个专题采用“文本研习”“问题探讨”“活动体验”中的一种或多种方式呈现,这样的教材呈现方式是难能可贵的,改变了以往教学中学生单一、被动、封闭的学习方式,显得多元、主动和开放。从理论上说这将引导师生把语文活动引向生活引向实践,有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有利于学生能力和素养的提高,同时也符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规定的高中语文课程的三个基本理念:“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注重语文应用、审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地有个性地发展”“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当然笔者认为现行的活动体验教学无论从教材编制还是教学实践存在着不少问题,有必要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理论和现实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一种理论在具体实践中会被弱化甚至是异化,“活动体验”也是这样。苏教版语文教材活动体验教学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部分教师没有对此关注,或者是注意到了,但在具体的教学中仍是走过场甚至是干脆放弃。部分教师对“文本研习”“问题探讨”和“活动体验“这些概念不是很明

确,理论上的匮乏使得教学时捉襟见肘。不少教师还是按原有的教学理念在上课,三种教材呈现方式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在练习上有些不同,有的甚至连练习都没有顾及。也有教师是进行了活动,但是没有很好地利用文本。

当然存在这些现象有很多原因,譬如说教师没有很好地学习相关的教学理论,譬如说活动设计同应试教学之间的矛盾,但笔者认为现行的教材建设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梳理苏教版五册,笔者整理出涉及活动体验的有以下篇目,见表1。

表1 苏教版“活动设计”专题、板块及选文

册数专题	板块	选文
第一册 “向青春举杯”	吟诵青春	《沁园春·雪》《相信未来》 《让我们一起奔腾吧》
	体悟人生	《十八岁和其它》《我的四季》
	设计未来	《青年在选择职业的时候》 《我的五样》
	历史画外音	《图片两组》 《荷塘月色》《听听那冷雨》
第二册 “和平祈祷”	慢慢欣赏	《金岳霖先生》《亡人逸事》《祝福》 《边城》《林黛玉进贾府》
	融会贯通	《秋水》《非攻》
第三册 “寻找文言津梁”	在演讲厅	《不自由,毋宁死》《奥林匹克精神》
	问答之间	《作为偶像》《白发的期待》
	交锋时刻	《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的讨论》《文学特长生能否特招》

收稿日期: 2011-05-10

作者简介: 毛刚飞(1970-),男,浙江宁波人,中学高级教师,主要研究方向:语文教学。E-mail: mustfly@nbp.net

如果按照活动设计的相关理念,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和教学思考,笔者认为苏教版有关活动设计的教材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选文不当

不同的文章适宜于不同的处理,“活动体验”类的选文应该是“用件”为好,王荣生先生对用件类的选文作了这样的论述:“而现在所说的类型,关心的主要是其‘内容’的方面,也就是课文‘说了什么’;对‘怎么说’只关心其逻辑的合理性与否,即说得对不对、说得通不通。在这种类型,学生其实不是去‘学’文,而主要是‘用’这一篇文里的东西,或者借选文所讲的那东西、或者由选文所讲的东西触发,去从事一些与该选文或多或少相关的语文学习活动。”^[1]活动体验适合于一些譬如演讲、辩论、研究性调查、小课题研究、诗歌朗诵、图片媒介研究、剧本演出等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沁园春·雪》《相信未来》《让我们一起奔腾吧》适合进行朗诵活动,《我的四季》《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我的五样》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调查研究或演讲,“图片两组”适合于进行如何读图,并由此进行适合的图片媒介研究,第四单元的“语言现场”更是进行演讲、辩论活动的好载体等。而另外的一些经典的文章譬如《秋水》《非攻》《荷塘月色》《听听那冷雨》《金岳霖先生》《亡人逸事》《祝福》《边城》和《林黛玉进贾府》等是不适合于活动体验的。这一类文章,我们应该处理为“定篇”,也就是说首要的任务是让学生接触经典,了解经典作品的伟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可以结合文本及相关的学情开展一些活动体验;如果按照“活动体验”课型的理念处理,会影响对经典文本原有价值的充分发挥,甚至让人有点暴殄天物的感觉。

二、概念模糊

正如前面提到的,我们很多一线教师对“文本研习”“问题设计”“活动体验”这三个概念是模糊的,仔细地考察苏教版教材的设计,觉得编者在概念上也有混淆的地方。作为重要窗口的课后练习往往最能集中地反映编者对教材的处理思路。

必修二“慢慢走,欣赏啊”专题属于“活动体验”类型,我们来考察一下相关问题的设计。

阅读《金岳霖先生》,说说作品从哪些方面写了金岳霖的“有趣”。想一想,作者为什么“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写”?

《亡人逸事》写了“亡人”的哪些“逸事”?这些“逸事”表现了“亡人”什么样的性格?

请分别用一个词语概括翠翠、傩送和祖父的形象特点,并说出你的理由。

下列两组学习材料,分别是清人脂砚斋对主要人物出场的评点和现代作家王蒙对主要人物性格的评点,你同意他们的见解吗?请说说你的理由。

下列两组学习材料,分别是清人脂砚斋对主要人物出场的评点和现代作家王蒙对主要人物性格的评点,你同意他们的见解吗?请说说你的理由。

教材编者既然是把这个专题处理为“活动体验”,但是我们不太明确在这些练习设计中“活动”究竟体现在哪里?我们认为这本来就是“文本研习”和“问题探讨”。

再如在必修三中,第四模块为“寻觅文言津梁”,编者处理为“研习·活动”,其中相对应活动的是有关《秋水》和《非攻》的三道题目,具体是这样的:

(1)参考教科书给文言文加注的方式,借助工具书,为《秋水》(节选)标号的内容加上注释;展开想象,用现代汉语把《秋水(节选)》改写为寓言故事。

(2)给《非攻(节选)》加上标点符号;口头翻译《非攻(节选)》,同学之间互相交流,看看怎样翻译更准确。

(3)《秋水(节选)》《非攻(节选)》分别说明了什么道理?说明方法有什么不同?

看这三道题目,前面两道似乎有某种活动的感觉,但是说到底还是涉及到了文言文翻译的问题,第三道题目其实指向了文本研习和相关的问题探讨,而重要的“活动”却被悬置了。

三、知识缺席

活动体验同口语的交际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仔细考察我们的教材,有一个问题,就是缺少相关知识的传授,譬如说到第一册的“诗歌朗诵”,应该说是很好的一个语文活动,但问题是诗歌朗

诵是一种很有技术性、知识性的东西，现在很多教师在大学里没有学过相关的朗诵知识，而且多数教师也没有朗诵能力；而教材建设中缺乏很需要的如何进行诗歌朗诵的相关知识，这样使得相关的朗诵活动只是停留在表面的形式。同样相关的辩论、演讲应该要注意的问题相关的程序在教材中都没有任何的提及。曹建召在谈到口语交际的时候尖锐地指出“口语交际教学缺乏自己应有的知识体系，口语交际的训练方式较多地囿于传统听说教学的几种训练形式，不能突破传统的听说套路，对于口语知识的表述往往是听说能力的重复，对于能力目标的要求也往往含糊、笼统，让人难以理解。口语交际的当务之急是知识体系的建构，如果没有从相关的学科中吸纳相关的知识，口语交际只能停留在原有的知识体系里，不可能有质的超越。”^[2] 相比较而言，上海教育出版社国家课程标准高中实验课本语文教材在相关的活动设计时，都有具体的教学程序，使得教材设计教学化。在有关“广告语研究”“文化名著研读”“节日民俗研究”“高中生阅读现状调查”“语文教材研究”五个语文综合性活动中，编者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教师可据以操作的教学设计。笔者认为这也就是苏教版语文教材应加以完善之处。对于我们一线教师来说，如果真的要把握相关的语文活动体验好好地进行，就得了解相关的知识，否则活动体验的质量要大打折扣。

二

笔者理解的活动应该有三个层面。一个是课堂层面的活动，这是任何课堂都在进行的，包括师生对文本的研习、教师对相关知识和方法的传授、教师组织相关问题进行讨论等等。一种是根据相关文本作进一步延伸进行课内课外的相关活动体验，从某一个角度上说，同苏教版的“活动体验”有相同的地方。但笔者认为文本研习、问题探讨和活动体验是三者合一的。语文教学活动首先需要师生对文本的研习，在这个基础上教师有必要根据学情及编者的意图进行问题探讨，然后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活动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本，从文本出发体验知识。再者也就是课文的主题活动，这一点早在八九年前褚树荣先生等人已经有了很好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对“语文主题活动”下了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以尊重

人的主体性为前提，以活动为核心，以语言交往为中介，为获取直接经验和最新信息，进而提高语文素质、健全个性品格而设计的一种课程活动”，^[3]这里就不再赘述。

我们尽管指出了苏教版教材编制中的一些问题，但是并不否定活动体验课，相反语文课中的“活动体验”越来越成为专家的共识。王尚文先生明确提出“语文课是语文实践活动课”。“以学生为主体的语文实践活动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也是语文教学培养、提升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能力的主要途径”。^[4] 同样李海林先生也精辟地指出：“‘认知’的教学，师生在课堂里的行为方式就是‘认知’，行为指向是‘知识的认识’，呈现给观课者的结构形态是静态的，单向的。‘活动化’的教学，师生在课堂里的行为方式是‘搞活动’，行为指向是‘体验’，呈现给观课者的结构形态是动态的，交互的。”如在《核舟记》授课过程中，执教者为了让学生形象地体会核桃的“舟首尾长约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先让学生明确“八分”为1.96厘米，“二黍”大概为0.49厘米，然后教师拿出橄榄核，告诉学生那个橄榄核长就是1.96厘米，高就是0.49厘米。为了让学生体会核舟的“精巧”，教师让学生折了一个纸船，让学生把核舟上的人物、器物、文字等亲身画了一遍。当然正如李海林所指出的，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诸如让学生“表演”核舟里相关人物的动作来加强文本的理解，通过教师范读等让学生体会语句的精彩等。我们在这个案例中不难看出诸如呈现、绘作、表演、范读等活动都可以说是“活动化的语文课堂教学形态”的体现。“如果过去语文课堂是那样一种教学形态：老师把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和对课文中所包含的知识的归纳，讲给学生听，或通过问答让学生知道；那么，现在提倡这样一种教学形态：老师从文本出发，设计一系列语文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读懂课文，掌握知识，形成能力。”^[5]

当然《核舟记》课例在体现“活动体验”这一点上还不够充分，“活动体验”是需要教师根据文本及学情进行教学设计，但是笔者认为教材的编写者其实也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从苏教版的教材设计来看，有不少相关的亮点，但是也存

在着活动设计过简或者不妥的地方。考察一下近年国外教材的编制也许可以给我们一些新视角。

同心出版社出版的《美国语文》^[6]中的选文是按照时代的发展为线索,每个单元由几个板块组成。第一个板块是“时代故事”,在这个板块中由“历史背景”和“本时期的文学”构成,介绍当时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重要的思潮、相关的文学潮流、那个历史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接着有5-6篇不等选文,每篇选文分别由阅读指导、背景知识、文学与生活、文学聚焦、问题指南、作品累积几个部分组成,在“文学聚焦”这个部分,提供了相关的文学知识。而有关课后练习设计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约翰·阿普戴克《棕色的大箱子》一文教材呈现中,有相关的编制题目要求,见表2。

表2 《棕色的大箱子》相关话题及练习要求

话题	要求
读者反应	那个棕色的大箱子很显然对故事中的男人有一种深刻的影响,在你的生活里有什么物品对你的情感有影响力?为什么?
主题焦点	从故事中找到三个证据来支持这个观点:日常生活经历最终变成最强有力的回忆。
伙伴讨论	你是一个“清洁工”——总是把东西扔掉的人,还是一只“打包鼠”——保存每件小东西的人?和一个有着相反倾向的伙伴组成一组,说服他或她,相信你的方式是最好的。
物品清单	在几个地方,阿普戴克列出了箱子里的东西。列一份你或你的家庭成员保存在家里的重要纪念品的清单。分类安排你的清单。
诗	你对什么物品有着最深的感情?写一首诗,在每一节里描述生命的不同阶段对这件东西的态度。
时尚报告	写一篇关于20世纪20年代妇女服饰的时尚报告文章。加入图片范例,并在时尚和当时的社会气氛之间建立联系。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语文》教材中的小说篇目的相关题目的设计都指向了生活。这种生活化的关注激活了学生对生活的记忆,使得学生能更好地理解小说内容,并且使得学生对生活有了更好的认识。再者相关的练习设计具有很鲜明活动的特点,无论是“读者反映”中从文本到自我的迁移、“主题焦点”中的“找出证据”“伙伴讨论”中的“说服伙伴”还是“物品清单”中“安排清单”“诗”中的“写诗”“时尚报告”中的“社会研究连线”和“艺术连线”,都有强烈的活动色彩,这样教学化的教材使得教师在活动体验中有更好的操作性,更能发挥教材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也是我们教材建设应该追求的方向,否则在现行的教材编制和教学现状下,我们真的会有一种“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感慨和无奈。

当然最后要说的,我们在进行活动体验的时候应该防止非语文、泛语文的倾向,教师在教学中要牢牢抓住语言这个缰绳,在尊重和理解文本的前提下,开设各种丰富多彩的听说读写活动,不断提高学生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

参考文献

- [1] 王荣生. 语文学课程论基础[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358.
- [2] 曹建召. 口语交际能力训练体系的建构[J]. 语文建设, 2009(6): 5-7.
- [3] 褚树荣. 教室的革命[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61.
- [4] 王尚文, 王诗客. 语文课是语文活动实践课[J]. 课程·教材·教法, 2009(4): 27-29.
- [5] 李海林. “搞活动”是语文课堂的基本形态[J]. 中学语文教学, 2009(5): 23-24.
- [6] 马浩风. 美国语文[M].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A Review of the Activity Course Design in the Chinese Textbook by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MAO Gang-fei

(Yinzhou High School, Ningbo 315101,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review the problems of improper selection of texts, vague concepts and inadequate literacy with the embodiment course design in the Chinese textbook published by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in terms of its compilation and practice. With a case study of varied definitions of activities, the writer refers to the American Philology to demonstrate the specific issues in compiling the textbook for activity course.

Key words: version of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Chinese textbook; activity experience; compilation (责任编辑 赵蔚)